

惲代英文集

惲代英文集

上卷

陆定一题

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马少展

恽代英文集

Yun Daying Wenji

上 卷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9.5印张 416,000字
1984年5月第1版 1984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1,700

书号 3001·1894 定价 2.65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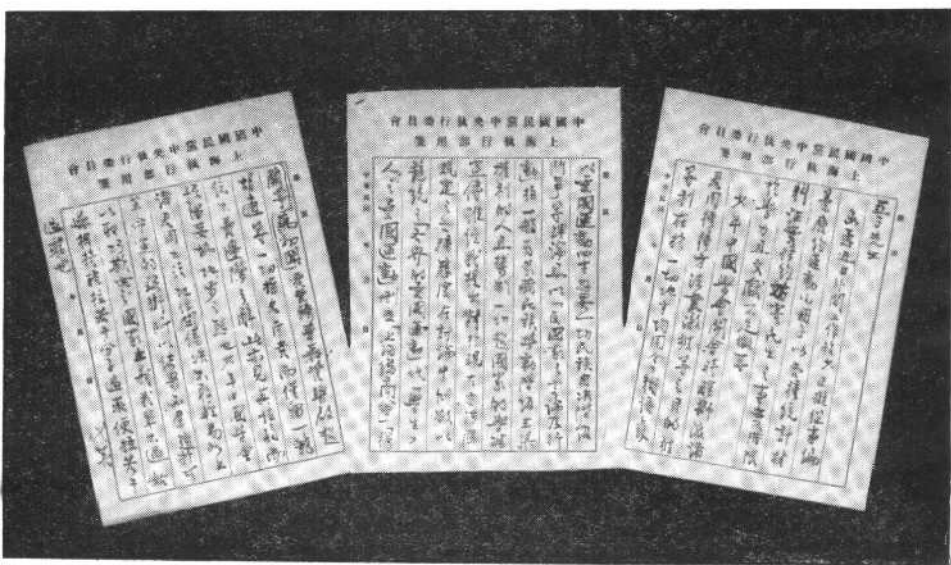


中國青年熱愛的領袖——
鄧英同志犧牲已經十九年了，
他的無產階級意識，工作熱
情，堅強意志，樸素作風，犧
牲精神，厚道的品質，感
人的說服力，都永遠成為中
國革命青年的楷模。

一九五零年五月 周志英



恽代英主编的《中国青年》



恽代英手迹

出版说明

恽代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早期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为了帮助广大读者了解和学习这位革命先驱的革命思想，为了给研究中国近现代革命史、思想史和青年运动史提供资料，我们选编了这部《恽代英文集》。

恽代英生前著述较多。这部文集选收了他从1914年至1931年牺牲前的主要的著述，其中小部分是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前的作品。文集以写作或发表时间为序，分编为上、下卷。编者作了必要的技术整理工作。

这部文集是由北京大学张注洪、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纪念馆任武雄负责编选的。

文集编辑过程中，得到了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单位的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人民出版社编辑部

1983年2月

目 录

义务论（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	1
新无神论（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	6
苗族之文明（一九一六年一月七日）	10
怀疑论（一九一五年五月一日、一九一六年三月一日）	13
自讼语（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日）	20
社会性之修养（一九一七年一月七日）	25
物质实在论——哲学问题之研究（一九一七年三月一日）	34
论信仰（一九一七年六月二十日）	44
经验与智识（一九一七年十月十五日）	48
学问与职业一贯论（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二日）	56
实现生活（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66
力行救国论（一九一八年六月）	69
向上（一九一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76
四年五月七日之事（一九一九年五月六日）	79
呜呼青岛（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80
武昌中等以上学生放假留言（一九一九年六月五日）	82
武汉学生联合会宣言书（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	85
武汉学生联合会提出对于全国学生联合会意见书 （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九日）	91

复张复初信（一九一九年七月八日）	99
致王光祈信（一九一九年九月九日）	106
驳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九一九年十二月）	111
中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一月三日）	115
共同生活的社会服务（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二日）	117
致宗白华（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三日）	123
平民教育社宣言书（一九二〇年三月二十九日）	127
驳杨效春君“非儿童公育”（一九二〇年四月十八日）	131
致少年中国学会同人（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138
致少年中国学会全体同志（一九二〇年四月二十二日）	142
怀疑论（一九二〇年四月）	150
怎样创造少年中国？（一九二〇年七月、九月）	160
革命的价值（一九二〇年十月十日）	224
未来之梦（一九二〇年十月）	228
致胡业裕（一九二〇年十月）	246
论社会主义（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十五日）	249
致刘仁静（一九二〇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257
我的宗教观（一九二一年二月十五日）	264
教育改造与社会改造（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日）	285
致沈泽民、高语罕（一九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297
致杨效春（一九二一年六月九日）	300
致王光祈（一九二一年六月十五日）	305
致杨效春（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316
致杨钟健（一九二一年十一月）	321
《和舍学会会刊》创刊序言（一九二一年）	324

为少年中国学会同人进一解（一九二二年六月一日）	326
民治运动（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335
做人的第一步——比研究正确的人生观还重要些的一个 问题（一九二三年五月五日）	344
中国社会革命及我们目前的任务——致存统 （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五日）	348
妇女解放运动的由来和其影响（一九二三年十月十日）	352
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一九二三年十月十四日）	357
怎样才是好人？（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361
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	364
基督教与人格救国（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三日）	371
关于学生参加政党问题（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	374
救自己（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日）	377
学生加入政党问题（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二十日）	380
学术与救国（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一日）	385
八股？（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389
我们为甚么反对基督教？（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八日）	393
读《国家主义的教育》（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397
社会主义与劳工运动（读书录）（一九二三年 十二月二十九日）	413
革命政府与关税问题（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	416
假期中做的事（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	435
列宁与中国的革命（一九二四年二月二日）	440
再论学术与救国（一九二四年二月九日）	445
纪念施伯高兄（一九二四年二月十五日）	450

青年工人运动的注意事项（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	453
评国民党政纲（一九二四年二月十六日、二十三日）	456
何谓国民革命？（一九二四年三月一日）	466
造党——答陈宗虞君（一九二四年三月八日）	472
列宁与新经济政策（一九二四年三月九日）	477
矫正对于“打倒军阀”的误解（一九二四年三月十六日）	482
湖北黄陂农民生活（一九二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487
平民教育与《圣经》（一九二四年四月五日）	492
“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二日）	493
中国革命的基本势力（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日）	497
如何方可利用外资——评《太平洋》四卷六号董时进先生 的一封信（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507
我们现在应该如何努力？（一九二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511
中国的“五一”节（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	514
广州“圣三一”学生的民族革命（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	519
农村运动（一九二四年五月三日）	524
学生政治运动与入党问题的讨论——答华少峰、若兰两君 （一九二四年五月五日）	526
文学与革命（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七日）	532
预备暑假的乡村运动——“到民间去”（一九二四年 五月二十四日）	534
中国民族独立问题（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	540
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一九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552
基督教与社会服务——答南京民作君（一九二四年 六月十六日）	557

农村运动（一九二四年六月二十八日）	559
关于政治运动的八问题（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二日）	563
川江木船帮船户的生存权（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三日）	568
国民党中的共产党问题（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九日）	570
民治的教育（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	575
学生运动（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一日）	582
反动派的黄花岗（一九二四年十月十二日）	586
为黄仁惨案之重要声明（一九二四年十月十八日）	587
国家主义者的误解（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一日）	589
怎样进行革命运动（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594
为“国民会议”奋斗（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597
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604
生活、知识与革命（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609
整顿学生会（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613

义 务 论

(一九一四年十月一日)

今之持论者，大别之为二端：宗教道德家，以为人应知其义务，不必知其权利，所谓利他派也，亦谓之义务论。法律政治家，以为人应知其义务，亦应知其权利，所谓完美之利己派也，亦谓之权利论。又有极端之利己说，如杨子之爱我，以非居群之道，故不论列。此二说者，初原无所大悖，任取其一，皆可以治天下。故世之不深求其故者，每立为巧说，以为吾无所袒于其间。彼不知无所袒者可也，使吾今日操化俗之柄，杂取而并用之，不可也。抑二者之中，无绝对之善恶，亦遂无比较之善恶耶？二者之中，遂绝无易滋流弊者耶？遂绝无易于成功者耶？使说者稍一踌躇，则知此中固绝不容不求一满意之解决，绝不容为模棱观望之说也。吾中国数千年圣哲之所传说，每每为义务论。自海禁开，值欧洲大革命，平等自由之学说，随太平洋之潮流而东注，而义务论之樊篱稍稍撤矣。迨年以来，法律之势力日益澎湃，权利之欲望日益发达，于是强权压制之怨声起，不崇朝而家天下之制覆。说者以为非权利论之力，有以使人民自图其利害，有以使人民知政府巧夺豪取之非，其功绝不至此。顾今则共和幸告成矣，权利论之势力，日兴而未有已。下者争权利于乡，上者讼权利于国。人事以之而日纷，风俗以之而日坏。茫乎祸海，谁生厉阶？皆权

利论之赐也。然权利论之所以能至此者，其故究何在耶？

天下之事，小而一合同，进而一条约，闻有以相让成者，有以相争败者，盖未有相争不让而能成者也。然则吾辈言治天下，亦言崇让而已。夫人情本不免于自私，故天下自然而入于纷争之域。使吾主张义务论，欲人人易其利己而利他人，其成功与否，犹在不可知之数。今乃坦然昌言权利论，权利论者，天下争攘之泉源也。夫作法于凉，其弊犹贪，作法于贪，弊将安救。今日欧美上下争轧之祸，大抵由权利论影响而来，是可为前车之鉴也。虽然，是说也，权利论者，或不谓然，其意盖谓权利论非为奖争，即奖争亦未为失计也。今就其所持之理而一讨论之。

权利论者曰：人人自卫其权利，而以不侵犯他人之权利为界，则是天下永无事也。然而吾尝观之国际利害，窃有以明其不然。如今日列强者，畴不以不相侵犯为言耶？顾自卫二字，即为其侵犯之又一名词。何以知其然也？昔英人以保护其海权而攘印度，今又以保护印度而进窥西藏矣。他日得西藏则又何如。日人以保护其本部而攘高丽，今又以保护高丽而进窥南满矣。他日得南满则又何如。古语曰：以攻为守，守之善者也。故曰守城不如守江，守江不如守汉。彼深谋远虑者，孰不作如是想。则是日日言不侵犯，而侵犯无已时也。如欲其真不侵犯者，亦惟滴去其利己心，然后可耳。

权利论者又曰：世有竞争，而后有文明。有十字军之战争，而后欧亚之交通始繁。有改革宗教之纷纭，而后思想之自由乃盛。有大革命之流血，而后平民之政治渐兴。凡今日欧美之声明文物，皆竞争之功也。夫不惜人民肝脑涂地，以博所谓文明，则文明之为物，必至可贵必至有益于其子孙黎民也。乃若今之

所谓文明，则异于是。断人脰，决人胸，谓之杀人，则怫然证其万恶。不谓之杀人而谓之文明，则拚舌不敢议矣。又岂徒不敢议，且心悦诚服，率其众而膜拜之。以为不如是，无以异于野蛮之侗苗也。吾不知文明为何等怪物，其颠倒人之意思，乃至于此！夫今世所谓文明者，巨大之军舰也，猛烈之炸弹也，一切不可防御之战斗品也，凡此者皆仅以屠戮人类而著名。而其所屠戮，必人类之贫且贱者，是文明者，屠戮贫贱者也。文明亦尝以余力，为利人类之新发明。其最著者，如邮电之属是矣。顾电费之昂，已不为中人之家所能常利用，何况其他发明之事，价值且十百倍于电费耶。夫如是而谓之文明，则文明亦仅富贵者之事。综而论之，盖文明者，杀贫贱以利富贵者也。所利之富贵，即他日鱼肉侮弄贫贱者之人也。呜呼！文明使人杀其身以利其鱼肉己侮弄己者，是得谓之有大道否？吾直谓文明为万恶之凶手而已。而世谓文明为人类之幸福，是所谓人类者，其中含有贫贱之人否耶？剧可怪者，此语不独为富贵者之所乐道，即贫贱亦不敢异言。即使偶有异言，亦自以为偏激之论，不可为训。故吾以为文明之为物，真为一不可思议之怪物也。若徒谓竞争可造文明，而证明权利论之未为失计，吾以为必待博物家能确证贫贱者为非人类，而后许可为知言也。

若夫大同之世，无贫贱富贵之阶级，无竞争防御之忧患，而后利人类之文明日益发达，可以作福全世。然其所以发达者，即由于人类之利他心，亦即义务论之效力所致，决不由竞争中来也。文明由竞争中来者，徒为罪恶之渊藪而已。吾意此言，读者或不免讥为诞妄，且逆料世之反对义务论者，其说必较吾尤繁。今更以揣其持论并为解释如下。其一、以为吾国海禁未开以前，

固一义务论之国家。而其效之可睹者，不过守己奉公之学说，日浸淫于一般之平民中，乃至知有国家而不知有己，知有政府而不知有己。故在上者骄淫而莫制，在下者懦弱而莫助，驯至为积重难反之制度矣。义务论非不悦耳而可听也，然独野心家之利而已。应之曰：说者所谓野心家者，亦知为权利论者耶？抑义务论者耶？夫义务论之唯一主义，在使天下人无权利思想。使天下之人，尽无权利思想，是无野心家也。今犹不免有野心家，是义务论之势力犹未充足，决不足为义务论流弊之证据。且说者亦疾首于野心家，欲灭此朝食，乃又不深求其故，而主张权利论，是何异抱薪而救火。以三数野心家为未足，而欲胥天下之人，使尽为野心家而后快耶？

其二、则谓以吾历史所得，义务论之流弊，每有见义不为，为之亦不力者。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即谓是也。义务论者，不知人情利己之心，每较利他为甚，辄欲人先弃其利己心。夫我以不周至^①之利他心，固不足以利他人，他人以不周至之利他心，亦不足以利我，是两败而俱伤也。又惟以其利他心之不周至，故每有巨大之事，则以为非凉德渺躬所能胜任，而天下事遂无人肯为矣，此义务论所以不可信也。应之曰：说者亦知利他心之所以不周至，即由于利己心妨害之耶？又知利他心而不周至，即不得谓为义务论耶。使人能笃信义务论，则义可以安天下，有不为者乎！利可以利天下，有不兴者乎！抑有为之兴之而不致力者乎！吾闻耕者之患，在群舍其田而不顾，如仅仅舍己耘人，其尽地力，不必遂不如其自耕。又何足为病乎？有人于此，

① 周至：周到，仔细。

于所当为而不肯为，于所当致力而不肯致力，则其利他心之程度可知，是不为义务论也。今以非义务论之行为评义务论，其亦安能中綮乎！

其三、以为权利论顺人情，故易行。义务论逆人情，故难行。此权利论之所以优也。应之曰：难易之辨，岂容易言耶！昔儒家之道，人以为迂阔不可行矣；然孔子相鲁，三月大治。孟子在滕，四方之民归之。乃自秦汉以降，持纵横名法之说，以之治天下者二三千年，而天下日即于乱。则又何如哉！权利论为易行，而天下未必治，则易行无益也。义务论为难行，而天下可以日治，则难行无害也。说者无徒骛于耳目之难易，则可以知天下之真难易矣。

由上诸说观之，义务论之为较优明甚。且无论权利论为不易行，即使可行矣，亦不如义务论。使人类尽忘其机械心，可以永安无患。则今日言治者，又安能舍此而他图耶。乃国民党小不忍，则倡为暴动，以与政府争，政府欲速成，则务为压制，以与公理抗，乃使一世之人，尽为权利之争执。以此治天下，是欲入而闭之门也。天下之人，如真欲治平者，请自今无言权利，无言竞争，举天下之富贵贫贱，皆使服膺于义务之说，则私产制度，不期而自破，黄金世界，不求而自现矣。吾国人其有意乎！

载《东方杂志》第11卷第4号

署名：恽代英